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

太平時節元宵夜，千里燈燴映月輪。多少王孫並士女，綺羅叢裡盡懷春。話說東京汴梁，宋天子徽宗放燈買市，十分富盛。且說在京一個貴官公子，姓張，名生，年方十八，生得十分聰俊，未娶妻室。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燈，忽於殿上拾得一紅綉帕子，帕角繫一個香囊。細看帕上，有詩一首云：

「囊裡真香心事封，鮫綉一幅淚流紅。慙慙聊作江妃佩，贈與多情置袖中。」詩尾後又有細字一行云：「有情者拾得此帕，不可相忘。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，於相藍後門一會，車前有鴛鴦燈是也。」張生吟諷數次，歎賞久之，乃和其詩曰：

「濃麝因知玉手封，輕綉料比杏腮紅。雖然未近來春約，已勝襄王魂夢中。」

自此之後，張生以時挨日，以日挨月，以月挨年。倏忽間，烏飛電走，又換新正。將近元宵，思赴去年之約，乃於十四日晚，候於相藍後門。果見車一輛，燈掛雙鴛鴦，呵衛甚眾。張生驚喜無措，無因問答，乃誦詩一首，或先或後，近車吟詠，云：

「何人遺下一紅綉？暗遣吟懷意氣饒。料想佳人初失去，幾回纖手摸裙腰。」

車中女子聞生吟諷，默念：「昔日遺香囊之事諧矣！」遂啟簾窺生。見生容貌皎潔，儀度閒雅，愈覺動情。遂令侍女金花者，通達情款，生亦會意。須臾，香車遠去，已失所在。

次夜，生復伺於舊處。俄有青蓋舊車，迤邐而來，更無人從，車前掛雙鴛鴦燈。生睹車中，非昨夜相遇之女，乃一尼耳。車夫連稱：「送師歸院去。」生遲疑問，見尼轉手而招生。生潛隨，至乾明寺，老尼迎門謂曰：「何歸遲也？」尼入院，生隨入小軒，軒中已張燈列宴。尼乃卸去道裝，忽見綠鬢堆雲，紅裳映月。生女聯坐，老尼侍傍。酒行之後，女曰：「願見去年相約之媒。」生取香囊、紅綉，付女視之。女方笑曰：「京都往來人眾，偏落君手，豈非天賜爾我姻緣耶？」生曰：「當時得之，亦曾奉和。」因舉其詩。女喜曰：「真我夫也。」於是與生就枕，極盡歡娛。頃而雞聲四起，謂生曰：「妾乃霍員外家第八房之妾。員外老病，經年不到妾房。妾每夜焚香祝天，願遇一良人，成其夫婦。幸得見君子，足慰平生。妾今用計脫身，不可復入。此身已屬之君，情願生死相隨；不然，將置妾於何地也？」生曰：「我非木石，豈忍分離？但尋思無計。若事發相連，不若與你懸梁同死，雙雙做風流之鬼耳。」說罷，相抱悲泣。

老尼從外來，曰：「你等要成夫婦，但恨無心耳，何必做沒下梢事！」生女雙雙跪拜求計。老尼曰：「汝能遠涉江湖，變更姓名於千里之外，可得盡終世之情也。」女與生俯首受計。老尼遂取出黃白一包，付生曰：「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，今送還官人，以為路資。」生亦回家，收拾細軟，打做一包。是夜，拜別了老尼，雙雙出門，走到通津邸中借宿。次早僱舟，自汴涉淮，直至蘇州平江，創第而居。兩情好合，諧老百年。正是：

意似鴛鴦飛比翼，情同鸞鳳舞和鳴。

今日為甚說這段話？卻有個波俏的女子，也因燈夜遊玩，撞著個狂蕩的小秀才，惹出一場奇奇怪怪的事來。未知久後成得夫婦也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燈初放夜人初會，梅正開時月正圓。

且道那女子遇著甚人？那人是越州人氏，姓張，雙名舜美，年方弱冠，是一個輕俊標緻的秀士，風流未遇的才人。偶因鄉試來杭，不能中選，遂淹留邸舍中，半年有餘。正逢著上元佳節，舜美不免關閉房門，遊玩則個。況杭州是個熱鬧去處，怎見得杭州好景？柳耆卿有首《望海潮》詞，單道杭州好處，詞云：

「東南形勝，三吳都會，錢塘自古繁華。煙柳畫橋，風簾翠幕，參差十萬人家。雲樹繞堤沙，怒濤捲霜雪，天塹無涯。市列珠璣，戶盈羅綺，競奢華。」

重湖疊嶺清佳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絃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的釣雙蓮娃。千騎擁高牙，乘時聽簫鼓，吟賞煙霞。異日圖將好景，歸到鳳池賒。」

舜美觀看之際，勃然興發，遂口占《如夢令》一詞以解懷，云：

「明月娟娟篩柳，春色溶溶如酒。今夕試華燈，約伴六橋行走。回首，回首，樓上玉人知否？」

且誦且行之次，遙見燈影中，一個丫鬟，肩上斜挑一盞彩鸞燈，後面一女子，冉冉而來。那女子生得鳳髻鋪雲，蛾眉掃月，生成媚態，出色嬌姿。舜美一見了那女子，沉醉頓醒，竦然整冠，湯瓶樣搖擺過來。為甚的做如此模樣？元來調光的人，只在初見之時，就便使個手段。凡萍水相逢，有幾般討探之法。做子弟的，聽我把調光經表白幾句：

雅容實俏，鮮服誇豪。遠觀近觀，只在雙眸傳遞；捋肩擦背，全憑健足跟隨。我既有意，自當送情；他肯留心，必然答笑。點頭須會，咳嗽便知。緊處不可放遲，閒中偏宜著鬧。訕語時，口要緊；刮涎處，臉須皮。冷面撇清，還察其中真假；回頭攬事，定知就裡應承。說不盡百計討探，湊成來十分機巧。假饒心似鐵，弄得意如糖。

說那女子被舜美撩弄，禁持不住，眼也花了，心也亂了，腿也酥了，腳也麻了，癡呆了半晌。四目相睜，面面有情。那女子走得緊，舜美也跟得緊；走得慢，也跟得慢；但不能交接一語。不覺又到眾安橋，橋上做賣做買，東來西去的，挨擠不過。過得眾安橋，失卻了女子所在，只得悶悶而回。開了房門，風兒又吹，燈兒又暗，枕兒又寒，被兒又冷，怎生睡得？心裡丟不下那個女子，思量：「再得與他一會也好。」你看世間有這等的癡心漢子，實是好笑。正是：

半窗花影模糊月，一段春愁著摸人。

舜美甯能夠捱到天明，起來梳裹了。三餐已畢，只見街市上人，又早收拾看燈。舜美身心按捺不下，急忙關閉房門，逕往夜來相遇之處。立了一會，轉了一會，尋了一會，靠了一會，呆了一會，只是等不見那女子來。遂調《如夢令》一詞消遣，云：

「燕賞良宵無寐，笑倚東風殘醉。未審那人兒，今夕玩游何地？留意，留意，幾度欲歸還滯。」

吟畢，又等了多時。正兩要回，忽見小鬟挑著彩鸞燈，同那女子從人叢中挨將出來。那女子瞥見舜美，笑容可掬，況舜美也約莫著有五六分上手。那女子逕往鹽橋，進廣福廟中拈香。禮拜已畢，轉入後殿。舜美隨於後。那女子偶爾回頭，不覺失笑一聲。舜美呆著老臉，陪笑起來。他兩個挨挨擦擦，前前後後，不復顧忌。那女子回身掉袖中，遺下一個同心方勝兒。舜美會意，俯而拾之，方就燈下拆開一看，乃是一幅花箋紙。不看萬事全休，只因看了，直教一個秀才害了一二年鬼病相思，險些送了一條性命。你道花箋上寫的甚麼文字？原來也是個《如夢令》，詞云：

「邂逅相逢如故，引起春心追慕。高掛彩鸞燈，正是兒家庭戶。那步，那步，千萬來宵垂顧。」

詞後復書云：「女之敝居，十官子巷中，朝南第八家。明日父母兄嫂趕江干舅家燈會，十七日方歸，止妾與侍兒小英在家。敢邀仙郎惠然枉駕，少慰鄙懷。妾當焚香掃門，迎候翹望。妾劉素香拜東。」舜美看了多時，喜出望外。那女子已去了，舜美步歸邸舍，一夜無眠。

次早又是十五日。舜美捱至天晚，便至其處。不敢造次突入，乃成《如夢令》一詞，來往歌云：

「漏滴銅壺聲咽，風送金猊香烈。一見彩鸞燈，頓使狂心煩熱。應說，應說，昨夜相逢時節。」

女子聽得歌聲，掀簾而出，果是燈前相見可意人兒。遂迎迓到於房中，吹滅銀燈，解衣就枕。他兩個正是曠夫怨女相見，如餓虎逢羊，蒼蠅見血，那有工夫問名敘禮？且做一班半點兒事。

有《南鄉子》一首，單題著交歡趣向。道是：

粉汗濕羅衫，為雨為雲底事忙？兩隻腳兒肩上閣，難當！顰蹙春山人醉鄉。忒殺太顛狂，口口聲聲叫我郎。舌送丁香嬌欲滴，初嘗。非蜜非糖滋味長。

兩個講歡已罷，舜美曰：「僕乃途路之人，荷承垂盼，以凡遇仙。自思白面書生，愧無纖毫奉報。」素香撫舜美背曰：「我因愛子胸中錦繡，非圖你囊裡金珠。」舜美稱謝不已。素香忽然長歎，流淚而言曰：「今日已過，明日父母回家，不能復相聚矣。如之奈何？」兩個沉吟半晌，計上心來。素香曰：「你我莫若私奔他所，免使兩地永抱相思之苦，未知郎意何如？」舜美大喜曰：「我有遠族，見在鎮江五條街，開個招商客店，可往依焉。」素香應允。

是夜，素香收拾了一包金珠，也妝做一個男兒打扮，與舜美攜手迤邐而行。將及二鼓，方纔行到北關門下。你道因何三四里路，走了許多時光？只為那女子小小一雙腳兒，只好在廊廡緩步，芳徑輕移，擎臺繡閣之中，出沒湘裙之下。腳又穿著一雙大靴，教他跋長途，登遠道，心中又慌，怎地的拖得動？且又城中人要出城，城外人要入城，兩下不免撒手，前後隨行。出得第二重門，被人一湧，各不相顧。那女子逕出城門，從半塘橫去了。舜美慮他是婦人，身體柔弱，挨擠不出去，還在城裡也不見得，急回身尋問把門軍士。軍士說道：「適間有個少年秀才，尋問同輩，回未半里多地。」舜美自思：「一條路往錢塘門，一條路往師姑橋，一條路往褚家堂，三四條路，往那一條好？」躊躇半晌，只得依舊路趕去。至十官子巷，那女子家中，門已閉了，悄無人聲。急急回至北關門，門又閉了。整整尋了一夜。

巴到天明，挨門而出。至新馬頭，見一夥人圍得緊緊的，看一隻繡鞋兒。舜美認得是女子脫下之鞋，不敢開聲。眾人說：「不知何人家女孩兒，為何事來，溺水而死，遺鞋在此。」舜美聽罷，驚得渾身冷汗。復到城中探信，滿城人喧嚷，皆說十官子巷內劉家女兒，被人拐去，又說投水死了，隨處做公的緝訪。這舜美自因受了一晝夜辛苦，不曾吃些飯食；況又痛傷那女子死於非命，回至店中，一臥不起，寒熱交作，病勢沉重將危。正是：

相思相見知何日，多病多愁損少年。

且不說舜美臥病在牀。卻說劉素香自北關門失散了舜美，從二更直走到五更，方至新馬頭。自念：「舜美尋我不見，必然先往鎮江一路去了。」遂暗暗地脫下一隻繡花鞋在地。為甚的？他惟恐家中有人追趕，故托此相示，以絕父母之念。素香乘天未明，賃舟沿流而去。數日之間，雖水火之事，亦自謹慎，梢人亦不知其為女人也。比至鎮江，打發舟錢登岸，隨路物色，訪張舜美親族。又忘其姓名、居止，問來問去，看看日落山腰，又無宿處。偶至江亭，少憩之次。此時乃是正月二十二日，況是月出較遲。是夜，夜色蒼然，漁燈隱映，不能辨認咫尺。素香自思：「為他拋離鄉井，父母兄弟又無消息，不若從浣紗女游於江中。」哭了多時，只恨那人不知妾之死所。不覺半夜光景，亭隙中射下月光來。遂移步凭欄，四顧澄江，渺茫千里。正是：

一江流水三更月，兩岸青山六代都。

素香嗚咽咽，自言自語，自悲自歎，不覺亭角暗中，走出一個尼師，向前問曰：「人耶？鬼耶？何自苦如此？」素香聽罷，答曰：「荷承垂問，敢不實告。妾乃浙江人也，因隨良人之任，前往新豐。卻不意慢藏誨盜，梢子因瞰良人囊金、賤妾容貌，輒起不仁之心。良人、婢僕皆被殺害，獨留妾一身。梢子欲淫污妾，妾誓死不從。次日梢子飲酒大醉，妾遂著先夫衣冠，脫身奔逃，偶然至此。」素香難以私奔相告，假托此一段說話。尼師聞之，愀然曰：「老身在施主家，渡江歸遲，天遭到此亭中與娘子相遇，真是前緣。娘子肯從我否？」素香曰：「妾身回視家鄉，千山萬水。得蒙提挈，乃再生之賜。」尼師曰：「出家人以慈悲方便為本，此分內事，不必慮也。」素香拜謝。

天明，隨至大慈庵。屏去俗衣，束髮簪冠，獨處一室。諸品經咒，目過輒能成誦。旦夕參禮神佛，拜告白衣大士，並持大士經文，哀求再會。尼師見其貞順，自謂得人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舜美在那店中，延醫調治，日漸平復。不肯回鄉，只在邸舍中溫習經史。光陰荏苒，又逢著上元燈夕。舜美追思去年之事，仍往十官子巷中一看。可憐景物依然，只是少個人在目前。悶悶歸房，因誦秦少遊學士所作《生查子》，詞云：

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。月在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

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人，淚濕春衫袖。」

舜美無情無緒，灑淚而歸。慚愧物是人非，悵然絕望，立誓終身不娶，以答素香之情。

在杭州條忽三年，又逢大比，舜美得中首選解元。赴鹿鳴宴罷，馳書歸報父母，親友賀者填門。數日後，將帶琴、劍、書籍，上京會試。一路風行露宿。舟次鎮江江口，將欲渡江，忽狂風大作。移舟傍岸，少待風息。其風數日不止，只得停泊在彼。

且說劉素香在大慈庵中，荏苒首尾三載。是夜，忽夢白衣大士報云：「爾夫明日來也。」恍然驚覺，汗流如雨。自思：「平素未嘗如此，真是奇怪！」不言與師知道。

舜美等了一日又是一日，心中好生不快，遂散步獨行，沿江閒看。行至一松竹林中，中有小庵，題曰「大慈之庵」，清雅可愛。趨身入內，庵主出迎，拉至中堂供茶。也是天使其然，劉素香向窗楞中一看，誠得目睜口呆，宛如酒醒夢覺。尼師忽入換茶，素香乃具道其由。尼師出問曰：「相公莫非越州張秀才乎？」舜美駭然曰：「僕與吾師素昧平生，何緣垂識？」尼師又問曰：「曾娶妻否？」舜美簌簌淚下，乃應曰：「曾有妻劉氏素香，因三載前元宵夜觀燈失去，未知存亡下落。今僕雖不才，得中解元，便到京得進士，終身亦誓不再娶也。」師遂呼女子出見。兩個抱頭慟哭。多時，收淚而言曰：「不意今生再得相見！」悲喜交集，拜謝老尼。乃沐浴更衣，詣大士前焚香百拜。次以白金百兩，段絹二端，奉尼師為壽。兩下相別，雙雙下舟。真個似缺月重圓，斷弦再續，大喜不勝。

一路至京，連科進士，除授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尹。謝恩回鄉，路經鎮江，二人復訪大慈庵，贈尼師金一笏。回至杭州，逕到十官子巷，投帖拜望。劉公看見車馬臨門，大紅貼子寫著「小婿張舜美」，只道誤投了。正待推辭，只見少年夫婦，都穿著朝廷命服，雙雙拜於庭下。父母兄嫂見之大驚，悲喜交集。丈母道：「因元宵失卻我兒，聞知投水身死，我們苦得死而復生。不意今日再得相會，況得此佳婿，劉門之幸。」乃大排筵會，作賀數日，令小英隨去。二人別了丈人、丈母，到家見了父母。舜美告知前事，令妻出拜公姑。張公、張母大喜過望，作宴慶賀。不數日，同妻別父母，上任去訖。久後，舜美官至天官侍郎，子孫貴盛。有詩為證：

間別三年死復生，潤州城下念多情。今宵然燭頻頻照，笑眼相看分外明。